

1007

扬州文史资料

第三辑

扬州文史资料第三辑目录

- 海军先驱仪征盛白沙……………盛如 李为扬(1)
- 忆大哥朱自清……………朱国华(23)
- 自清府君事略……………朱闰生(29)
- 和朱自清先生过从的回忆……………李为扬(32)
- 悼念朱自清先生……………朱延辉(45)
- 朱自清故居访求记……………李亚如(46)
- 朱自清给张旭光的亲笔信……………(49)
- 郭坚忍女士传……………陈 津(51)
- 悼郭坚忍……………李盛和 杨凤英(58)
- 李涵秋先生传略……………张翼鸿(59)
- 樊邇园从事新闻事业的梗概……………江守仁(71)
- 刘梅先和扬州市图书馆……………宋敏莉(77)
- 抗战前的正谊小学……………陈子鸣(82)
- 扬州学派与任大椿……………任祖婧(91)
- 通儒焦循……………许卫平(94)
- 晚清以来扬州评话艺人及其流派……………李涤尘(109)
- 基督教文化东传扬州始末……………朱 江(118)
- 于宝轩与韩国钧书选……………崇山 奎中 美文(127)
- 韩国钧题跋的石涛《竹石图》……………蒋 华(144)
- 一九三二年的扬州“反清赋”暴动……………澄 潭(148)
- 扬州禁烟逸事……………杨梦麟(151)
- 扬州芍药……………韦金笙(153)

海军先驱仪征盛白沙

盛 如 李为扬



今年是癸亥年，为六十花甲更始之期，正值前广州革命政府驻汕头海军舰队指挥兼肇和军舰舰长盛白沙烈士殉难六十年。六十年来变迁是巨大而惊人的。祖国由过去多灾多难到现在正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然而其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振兴中华，

流血流汗，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建立了丰功伟绩。际兹新的甲子即将来临，展望前程，缅怀先烈，爰撰此文，以资纪

念。

仪征县古称真州，位居天长、六合、南京、镇江、扬州之间；清季属扬州府治。南滨长江，北界淮泗，东接运河，西达滁濠。更有江北山脉之蜀冈，蜿蜒东来，盘结于此；中有青山、铜山、捺山等屏障于县境之西北一带。故地当水陆要冲，形势险要，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远溯自春秋时代，楚国的伍子胥必需取道仪征渡江，才能迅速赶到吴国求援。迨南宋末年，文天祥自元军俘虏营中脱险，由镇江渡江，也是先经仪征，再往扬州。近如明末，清兵南下，则因史可法守扬州，高杰守瓜洲，黄得功守仪征，成鼎足之势，迫使清兵一时未敢贸然渡江。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即因清朝控制了扬州、仪征一带，建立了江北大营，以致给天京造成了严重威胁。仪征不止是军事重镇、交通孔道；更由于河山带砺，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蔚然成风。那脍炙人口的“真州八景”：胥浦农歌、新城桃坞、文墩积雪、北山红叶、资福晚钟、天池玩月、泮池新柳、仓桥塔影，不知赢得了多少词人墨客的书题吟咏。这些都一直在仪征人民的心中，产生了迷人的魅力和自豪的遐想。

考仪征盛氏，渊源于周朝姬姓后裔。在历次变乱中，其中一支经由江西迁徙至安徽。到明末清初，其始祖名盛必禄的，才由安徽迁来仪征。自盛必禄七传至盛元龄，字子元，光绪戊子科试第十一名，夫人为同邑人郭汝功，知书识礼。此时盛氏已世居于仪征天宁寺塔右，堂名：“世德堂”，有书斋曰：“梅花书屋”。

盛元龄蒿目时艰，倾向维新。他在考“文山书院”时，就作了抨击时政的激烈言论说：“野狐升座，榻旁闻鼾睡之声；秋燕巢梁，苑里惨凄凉之况。骄奢淫逸，盘游燕乐。后

房有狐媚之艳妻，外镇有狼心之养子。祸起金人，辱在宗社。酸心沙漠沉龙，慨念江潭走马。输他岁币，室若磐悬；嫁我王姬，泪如珠洒。太息中原多故，恢复何年；幸从逆虜将亡，扫清诸夏。”县令慕其名，延为县董，为桑梓“训农练团”，寓兵于农。有事则兵，无事则农。实行“中春教以振旅，所谓搜田也。中夏教以菱舍，所谓苗田也。中秋教以治兵，所谓猕田也。中冬教以大阅，所谓狩田也。”办理以来，卓著成效。三十岁后，又因报捐县主簿，指分浙江，旋在杭州银铜元局和物料库供职。越四年，病逝于任所。他的开明思想，对三个儿子说来，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盛延祺，原名延年。字白沙，号益斋。系盛元龄之长子。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腊月廿四日（1894年1月30日）。自幼聪颖，少怀大志。童年时，即任侠尚义，好打抱不平。年稍长，入塾读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暇时喜听父老讲仪征掌故，对古代英雄人物，仰慕崇敬备至。每闻讲‘扬州十日’，黄得功守仪，兵败捐躯，仪征全城殉难，庐舍为墟；辄歔歔太息，泫然涕下。尤爱朗诵苏东坡念奴娇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尝习舞剑高歌此词，并向同伴说：“男儿生逢乱世，当挥三尺剑，立不世功，继承古哲前贤之志。大丈夫能马革裹尸，实为无上光荣。”

宣统元年（1909），白沙年十五岁。考入南京“两江商业学堂”，初拟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明年，正逢“南洋海军学堂”①改组招生。白沙闻讯，投袂而起，向家人道：“方今国势孱弱，外侮侵袭，甲午之败，刘公岛之辱，割地赔款，国之耻也。今非富国强兵，不能振兴中华。非建立强大海军，无以保卫海疆。我愿立志振兴海军，效法英之纳尔逊②。”遂弃商学军。即宣统二年（1910），时年十六岁，

考入南京“南洋海军学堂”。并秘密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投身革命。

白沙入校甫一年，辛亥革命起。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南洋海军学堂”无形停课，白沙乃返回仪征。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仪征光复。翌日，仪征县议会成立，白沙当选县议员，时年十七岁。在议会中，他虽年纪最轻，但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最力。往往立论精辟，口若悬河，满座惊叹。因此议会中革命正气大张，豪绅敛迹。

民国元年（1912），海军部规定前“南洋海军学堂”学生，一律到山东芝罘“烟台海军学校”复学，白沙即离家前往烟台继续肄业。三年内孜孜不倦，勤学苦练，于民国四年（1915）在“烟台海军学校”航海科驾驶班第十届毕业。旋以成绩优异，送往上海“吴淞海军学校”进一步深造，学习航海及其它高等专科课程。民国五年（1916）十二月学毕，民国六年（1917）春再送往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继续深造；并赴浙江象山港及江西湖口等处实地学习演放鱼雷。是年七月，正式派往海军练习舰队肇和军舰③实习。时年廿三岁。

在长达八年的海校生活中，白沙以振兴海军自立图强为己任，勤奋刻苦学习，精益求精。钻研了英文、数学、天文、海道、御风、测量、帆缆、枪炮、轮机、布阵、演放水雷、鱼雷等课程，尤精驾驶技术。并在实习中，周览山海形势，谙悉沿海沙礁、岸礁、风涛。为献身海军的壮丽事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辛亥革命后，海军共分为两个舰队：第一舰队辖军舰，主要出海巡洋。第二舰队辖炮舰、鱼雷艇、快舰等，主要航行江河流域。另设练习舰队，辖肇和、应瑞、通济三舰，装

备精良，专为训练见习生之用。

民国六年，孙中山在沪反对北洋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④，恢复国会的主张。决定南下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并乘海琛军舰于七月十七日抵达广州。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同时在沪通电，宣布自主，亦乘海圻军舰南下，拥护约法。于是泊于上海吴淞口外的舰只，纷纷响应，参加护法，鼓轮南下。这时白沙刚分配到肇和军舰，该舰正奉命由上海开往威海卫。可是他久已信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恨军阀专横，内心本不情愿北上。正好听到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非常兴奋。决心以实际行动，摆脱北洋军阀控制，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遂和二三知己密商，策动全舰官兵起义，终使肇和军舰改变航向，脱离北洋政府，参加革命阵营。总计起义南下的军舰共十一艘^⑤，组成了“西南护法舰队”。

八月，广州数万市民举行盛大欢迎护法海军大会于东山广场，孙中山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海军士气，大为振奋。自此许多国会议员、陆军、海军，也都陆续聚集到护法旗帜之下。

九月，孙中山被非常国会推举为军政府大元帅，程璧光任海军部长，林葆懌任护法舰队司令，年方廿三岁的白沙，被任为肇和军舰二副。

由于这个年轻人立志追随孙中山，服膺他的革命主义，并在参加海军伊始，就能明辨是非，机智地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因此深得孙中山的赞赏。在军政府刚成立两个月，就密令白沙赶赴湖北荆州，策动湖北第一师长石星川、第九师长黎天才，实行荆襄自主，脱离北洋军阀。白沙奉命到荆后，即上书历陈荆襄形势和联南弃北方针之有利，洋洋万言，语

均中肯。石星川深为折服，遂宣布独立；并委任白沙为江防总指挥。不料黎天才首鼠两端，未几，突然取消独立。石星川被迫放弃荆州，奔避汉口。白沙遂回广东。

这时正值北洋军阀段祺瑞指使其亲信龙济光以两广巡阅使名义，打回广东。龙军由海南岛越海攻陷雷州半岛。军政府孙大元帅特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司令，并命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开赴海南岛配合作战，一举击溃龙军，粤局得以暂安。是役白沙身先士卒，英勇战斗，使敌人望风披靡。李烈钧大为器重，遂与白沙结为忘年之交。

白沙自来广东年余，鉴于军政府财政困难，军饷无着，惟刻苦自励，毫无怨言。他在民国七年（1918）年底写给他二弟盛成^⑥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急公忘私的高尚品德，和献身革命的无限忠诚。信中写道：“莅粤以后，仅寄过十五元家用，常使家计竭蹶，更何能谈及供萱堂以菽水乎？嗟乎！余罪更大矣！此尤为余之痛心事也。痛心人，今后对于国事之进行，当以此身冲风打浪，而后为国牺牲可也。”

民国八年（1919）十月廿六日，盛成由京赴法国勤工俭学，道经香港。时肇和军舰泊黄埔，白沙特乘舢板来会。海中登轮寻弟，相见悲喜交加。于是兄弟两人摄衣登岸，乘爬山电车游山，登临纵目，一览港海形势。观天风，听海涛，月旦古今，畅谈天下大事。对着即将远涉重洋、去国万里的胞弟，白沙心情格外激动，抒发了胸中宏远的抱负。他谈到香港的形势及其在海军战略上的重要性。他立誓：“永远坚定追随孙中山，愿效英之纳尔逊，锐志振兴中华海军，驱逐列强，收回失地，以身许国，永矢弗渝。”弟兄欢聚仅六小时，又分道扬镳，洒泪而别。

民国十年（1921）四月七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

为大总统，孙中山复于桂林组织大本营，筹备北伐。

由于孙中山南下广州组府，主要依靠海军力量为其后盾，因此无论南北敌人，或是内外敌人，都把矛头指向这支护法舰队，进行拉拢、分化、破坏的工作，从没有一天间断过。先是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海珠被桂系所派刺客刺死，从此海军内部逐渐分化。原来海军中以福建人最多，地方观念特别严重。各舰上的福建人，紧结成帮，把海军看作他们的私产，经常排挤打击非闽籍官兵。这股顽固的势力，一经人煽动，很容易兴风作浪。初期来粤护法，尚安分守己，后来逐步受人利用，便企图开回上海，仍归北洋政府。但非闽籍官兵，则主张继续支持革命政府。彼此对立，越来越深。海军司令林葆懌竟被迫弃职而去，由肇和舰长林永谟接充。林软弱无力，闽籍反动分子更形嚣张，竟扬言有反对北归者，杀后抛海，或投锅炉中烹醢。以致外籍官兵，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因此许多人乘上岸机会，避不回舰，甚至宁可流落黄埔街头，免担风险。这就使革命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再不从海军中清除“福建帮”，就不能继续维持护法舰队，也就会直接动摇着广州革命政权。

孙中山默察时局，决定驱逐闽人，改革海军，重组舰队，以巩固革命形势。又鉴于在所有军舰中，由于白沙平日意志坚定，态度鲜明，经常对官兵灌输革命思想，所以该舰上的福建人，结帮比较松散，肇和可当行动主力。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中山密令白沙协同温树德、田士捷、吴志馨、李毓藩等趁日行动，整肃革新海军。他们接受了这一紧急任务，事先动员一批离舰官兵返舰，以为内应。三月卅一日晚，白沙等在东山通宵举行会议，制定夺取各舰的周密计划，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次日正午发难。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以及飞鹰、福安二舰驻泊在黄埔，楚豫、永丰、永翔等舰均驻泊在广州白鹅潭。只要夺取黄埔三大舰，即可影响其它军舰。而三大舰当时停泊的位置是：海琛在中，海圻、肇和在两侧。而肇和实际已在革命派掌握之中，故夺舰之主要目标则在海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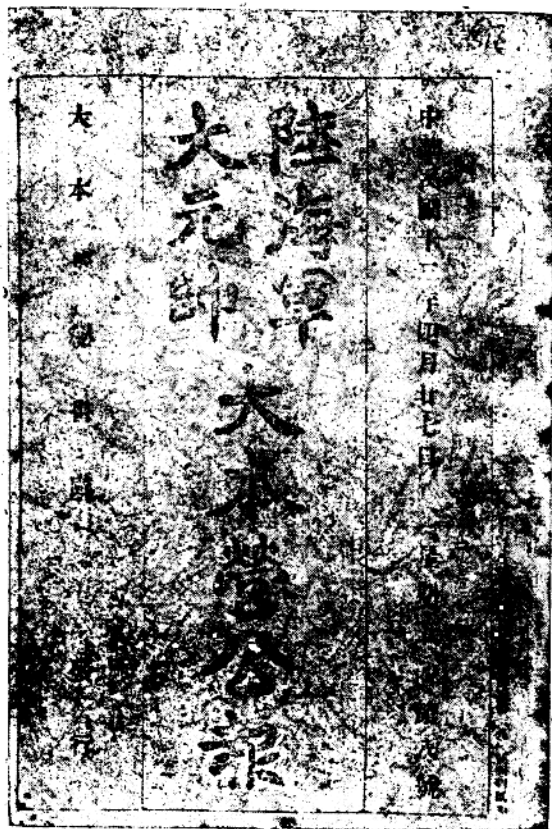
四月一日中午十二时半，各舰官兵正进午餐，黄埔海面正在涨潮。忽然出现两只小轮乘潮直驶海圻军舰。小轮还未靠稳，只见白沙持枪飞跃而出，一纵身登上大舰舷梯。将手一招，原来就埋伏在两小轮中的田士捷、李毓藩和率领的敢死队二十人，紧跟着纷纷疾如流星，一拥而上。转瞬间即将海圻舰上各舱口，严密封锁；同时抢占了各个炮位和弹药舱。一齐厉声向舱内猛喝：“缴械投降！”舱内进餐官兵顿时一片慌乱，有十余人妄图进行抵抗，才冲出舱门，全部立即被击伤、击毙。在雷霆万钧的威力之下，其余全体留舰官兵，急忙悬挂白旗投降；海圻军舰立刻被接管。肇和军舰得到信号，内应官兵立即行动，未放一枪，就也悬挂起白旗。霎时间，肇和、海圻均将炮口从两面指向海琛，接应队员一百五十人也分乘几艘小轮，同时赶到，予以包围。海琛军舰上的官兵，无可奈何，只得悬挂白旗投降。总计三大舰的解决，不过几十分钟。随即由肇和军舰发出号召，飞鹰、福安两舰，亦顺利被接管。所有五舰闽籍官兵，均押送登陆，集中黄埔，派人监视。至于省城方面诸舰，因各有内应，均唾手而得。到午后四时，整个护法舰队十一艘军舰，均将闽人完全肃清，由革命派掌握。全部闽籍官兵共千余名，悉被资遣回籍。

四月二日晚，孙中山在观音山五层楼接见立功人员。他

对白沙运筹帷幄的卓识和奋不顾身的精神，极为嘉许，深表赞扬，拟破格提升他任护法舰队司令。⑦白沙固辞，并向中山说：“我不要名，不要钱，不要命，惟愿终身服从先生，甘当马前卒。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中山为之动容，乃以



山东籍人海军司令部参议温树德为护法舰队司令，肇和副舰长田士捷升任肇和军舰舰长，而以白沙任肇和军舰副舰长。时年廿八岁。



事后，白沙将发难经过函告远隔重洋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胞弟盛成。信文如下：

“海外之亲弟鉴：此次广州黄埔沙面海军大革命，推倒福建闽侯县人。鸭绿江一役，海军死矣！复苏于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一号午后十二时半后。海圻、肇和同时发难，功成俄顷。不可谓天之无意于人也！以后海琛因在海圻、和两舰中间，故亦屈服。其它各舰均奉从肇和命令，卸除炮闩。福州人全数赶去。刻下温树德已任为海军司令兼海圻舰长，吴志馨任为海琛舰长，肇和舰长由肇和邦带升充，兄升充肇和邦带，李毓藩兄升充海圻协长。从此耳目一新，势力全在我维新者之手，民国前途庶几有厚望焉。孙中山先生确为实心任事之人，兄以加尔波的⑧精神赞助之。以后家济不成问题，请放心可也。弟之学费当续汇，亦请放心。此乃皇天不负苦心人也！来信仍望寄黄埔可也。此启。顺颂客绥！胞兄盛延年亲笔。”（见下页照片）

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三时，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包围总统府。变生肘腋，事出仓卒。孙中山微服走海珠海军司令部。温树德力言海珠靠近长堤，无险可守，乃送中山暂避于楚豫军舰。天明，中山急召各舰正副舰长会于楚豫，商讨对策。白沙和田士捷、欧阳琳等坚决主张严惩叛军，予以还击。但温树德态度暧昧，犹豫徬徨，中山佛然，决定采纳白沙等意见。原来温树德包藏祸心，表面上尊敬中山，背地里却在暗中捣鬼。一开始他就认为中山败局已定，且军饷无着，先在六月廿一日就和叛军秘密妥协，将三大舰调离黄埔，故意让其它舰只暴露在叛军所控制的鱼珠炮台射程之内。六月廿五日晨，白沙等躬冒猛烈炮火，护送孙中山登永丰军舰，率永翔、楚豫、同安、豫章

诸舰痛创叛军。旋因陆军魏邦平部为叛军收买，到期不来策应，致使叛军反守为攻；中山乃率五舰退至黄埔。中山困守永丰军舰月余，又获悉北伐进兵不利，形成腹背受敌；遂接受英领事之建议，于八月九日乘英舰摩汉号离穗去港，转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赴沪。

这一时期，北方军阀直、皖、奉三方正在混战，互争地盘。奉、皖两系都想联孙作为外援。其间，张作霖派员来广东洽谈讨直，皖系徐树铮又秘密到桂林大本营，会商三路进兵；中山亦锐志北伐。他鉴于白沙迭经危难，毫不动摇，坚毅忠贞，良堪倚畀。民国十一年十月，特电召白沙由穗来沪，充任全权代表，筹划孙、段、张“三角联盟”，以对抗北吴南陈。经过孙中山代表盛延祺、奉系代表张学良、皖系代表卢小嘉^⑨在沪会谈出兵讨直事宜，“三角联盟”乃成。会议期间，学良、小嘉均翩翩年少，时人称之为“四公子”^⑩；因见白沙英雄气概，倜傥风姿，深表钦慕。白沙在征得中山同意之下，为了巩固联盟，遂徇张、卢之请，三人义结金兰。

白沙由沪回广州后，海军形势日益严峻。餉械无着，内部又出现分化。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复以“大山东主义”加紧拉拢温树德，并以重金收买，煽动其倒孙。温亦频频活动于广州、汕头、香港之间。一面暗中将亲信党羽安插于各舰要津，并将黄埔各舰调往汕头，待机异动。一面除向北吴暗送秋波外，又暗中南联陈炯明部洪兆麟、桂军司令沈鸿英，以为奥援。竟通电反对中山回粤主政。白沙与田士捷、欧阳琳等洞察其奸，和温针锋相对，坚决表示拥护孙中山的领导。

民国十二年（1923）一月，滇、桂、粤联军将陈炯明势力逐出广州。下旬，白沙被推为海军全体官兵代表，赴沪欢

迎孙中山回粤主持大计。白沙乘机向中山密陈这一阶段的粤局形势和温树德之所作所为；中山聆听，极其关注。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偕谭延闿等由白沙陪同从上海南下，十七日抵香港，廿一日到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孙中山任陆海军大元帅。

孙中山一回广州，首先整顿海军。为了控制温树德擅自调赴汕头各舰，特设汕头舰队，以分散温之军权。并任命田士捷为驻汕头海军舰队司令，盛延祺为驻汕头海军舰队指挥。既可以促舰只回归，又足以防其北叛。

复于二月廿四日，颁布大元帅第七号训令^⑪。文曰：

“令海军各舰舰长及官佐士兵

往者护法之役，本大元帅躬率海军来粤，首倡义师，西南诸省相继响应。我海军将士为国宣劳，厥功至为宏伟。去年粤变，海军守义至坚，本大元帅督率诸舰，亲讨贼军，中经三战，我亲爱之海军将士，死伤各数十人，本大元帅躬与其役，睹之惨烈，为之陨涕。我中华民国之海军，于历史著莫大之光荣者，实以是役为最。本大元帅感念之情，尤为特深。今幸滇桂联军讨贼成功，本大元帅重返广州，感念前劳，允堪嘉尚，褒卹之典，将以次颁给。而所以殷殷期望于诸将士者，则在念国难之未平，历史之足贵，长保初志，共襄伟业。勿为奸人播弄，以自丧其荣名，而貽先烈以羞。本大元帅亦与诸将士永相终始，共保无疆之祚，勉之勿息。此令。”

这通训令高度赞扬了海军护法的光荣历史，使许多舰长深为感动；同时训令也揭露了叛卖阴谋，使一些受蒙蔽的舰长，擦亮眼睛。一致表示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温树德为了掩人耳目，暂时潜往香港避风。^⑫

海军各舰官佐以海琛舰长吴志馨领衔，复于二月廿七日发布感电，通告全国辟谣，吁请归队；并让舰队司令温树德重返广州，以观后效。孙中山乃于三月一日发布东电^⑬，迫温回省。电文曰：

“汕头海军田司令、盛指挥及各舰长鉴：顷据海军各舰舰长吴志馨等及全体官佐感日电禀，并通告全国辟北归之谣，吁请本大总统命令汕头军舰归队，俾温司令树德即日回省等情。查此次军舰开赴汕头，本为避免北归，爰持正义，用意极堪嘉尚，今各舰舰长，既已通电表明爱戴本大总统，一切谣诼不辨自明。海军护法光荣之历史，因是尤为显著。从此同心同德，为国宣劳，本大总统亟用厚期。所有前赴汕各舰，着速行归队，切切勿违。此令。孙文。东印。”

孙中山发布东电，对温树德仍宽大为怀，没有撤去其舰队司令职务，期望他能幡然悔悟，改邪归正。温树德为了欺骗舆论，佯装返回广州待命，暗中却进行罪恶活动。

孙中山抓紧时机，继续整顿海军。于三月十二日发表大元帥任命令^⑭，以革命中坚人物，出长各舰。令文曰：

“任命盛延祺为肇和军舰舰长，欧阳琳为永丰军舰舰长，潘文治为楚豫军舰舰长，宋复九为肇平军舰舰长。此令。”（见第9页照片）

这时吴佩孚也加紧了对温树德的利诱拉拢，竟于三月二十日任命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至此温树德背叛孙中山、投靠吴佩孚的阴谋行径，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白沙闻知，极为愤慨。特会同田士捷和驻汕头海军将士，于三月卅一日发出世电^⑮，通电各方，声讨温树德的罪行。电文如下：

“各报馆均鉴：我轰轰烈烈之西南海军，不避艰险，为